

14.07

于都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于都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九月

主 编:黄文生

副主编:李声高

编 编:邱俊伟

华晓林

于 都 文 史 资 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于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出版批号:编出内赣地字(1992)第 291 号

赣南日报印刷厂激光照排·胶版印刷

规格:32 开 字数:65000 印数:1000 册

目 录

胜利县	岩 松(1)
第二十二纵队	王学伟(12)
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次大型文艺会演	彭碧莲(18)
抗战时期的于都县中共组织	刘熙鹏(21)
于都的剿匪斗争	詹世聪(26)
毛泽民关心钨矿工人二三事	王 享(35)
徐特立在于都举办教师培训班	彭碧莲(38)
卖了棉被来买枪	李 浏(40)
我的堂兄李英烈士	李清华口述 刘熙鹏整理(42)
独臂政委赖传贵	熊 佐(47)
回忆在地下党支部工作的前前后后	谢登发(50)
朱绍纲的传说	华晓林(54)
过刚则折	李耀华(57)
华藻之死	李 灵(59)
昌村弩水两派之争的分分合合	王嘘虹(85)
江西保安第二十八团的成立与演变	高 岚(88)
于阳十最	王学伟 王 享(91)
水头谢屋的九井十八厅	于 羽(99)
王鸿与需岩	王学伟(103)
《再建福田寺三门碑》考	姚连红(107)



岩 松

(一)

一九二八年初，在南昌读书的地下党员朱学玖、钟声楼根据党的指示，从省城回到自己的故乡——于都桥头。一回到家里，他们就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始秘密组织农会 and 开展地下党的活动。

腊月二十四日，正是农历小年节，贫苦农民朱彬陶一家五口还饿着肚子。他硬着头皮到地主钟宗彩家里借了两升米，让老婆孩子煮来吃了个半饱；自己饭也没吃，就倒在床上睡觉了。一转眼，大年来到，钟宗彩的狗腿子上门逼粮来了。按照地主豪绅的规定，小年借的两升米，大年就得还一斗。朱彬陶还不上米，两夫妻把好话说了几箩担，苦苦哀求宽限几天，狗腿子却一口咬定说，拿不出米来，就要端锅头走。就在狗腿子动手拔锅时，朱学玖和钟声楼走进门来，把沉甸甸的一袋米往狗腿子面前一丢，厉声说：“要米你就拿走，要端锅头，打断你的狗爪！”狗腿子吓得提起米袋，赶快溜了。

当天晚上，朱学玖和钟声楼把朱彬陶、钟先桐、朱云中、李华官、李华荣、钟八祖等七、八个贫苦农民邀到桥头圩背的斧头山松树林中开了个会。会上，钟声楼举出当日下午朱彬陶受欺凌的事，对大家说：“像彬陶家这样的事是太多了，照这样下去，还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吗？”

大家一听，便七嘴八舌地讲开了。有的说地主有钱有势惹

不起；有的说自己生来命穷，有什么办法？……

朱学玖摇摇头，对他们说：井冈山的贫苦农民以前也和你们一样，穷得锅底朝天；现在，不是在共产党和毛委员领导下，打倒土豪分了田吗？难道突然间命就好了？下午，狗腿子要端彬陶家的锅，我们去了以后，狗腿子不是乖乖地滚蛋了吗？所以还是俗话说的那样，一根铁条容易断，拧成的麻绳就很结实，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大，谁也不怕。

大家听了，连连点头称是。都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找。于是，针对他们的要求，朱学玖和钟声楼立刻给他们讲解了共产党是贫苦工农的救星等革命道理，并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几个人入党。

这下可使他们高兴得坐不住了……

大年初六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朱家的阁楼上，钟声楼领着入党的穷弟兄们，在镰刀斧头旗帜面前庄严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从此，桥头的第一个党支部诞生了。

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不久就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要求翻身的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加农协，还不到两个月，就发展了两千多名会员。

在这期间，朱学玖、钟声楼在桥头先后召开过四次革命活动分子会议，专门研究暴动问题。并分工朱学玖负责桥头一带，钟声楼负责江背、赤竹坑，钟先桐负责茶叶口、黄泥坑一带，李华官负责桥头圩、杨屋。后来，党支部又根据秘密农会的发展情况，多次分析形势，认为已经具备了举行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暴动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召开紧

急会议，专门就暴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具体部署。为了加强暴动的武装力量，朱学玖又派人到吉安东固请来红七纵队和红九纵队。在暴动前夕——旧历二月三十日晚上，秘密农会的会员们还在各村、各街张贴了“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蒋介石狗党”等标语。

第二天吃过早饭，桥头附近的平安、樟木山、琵琶垅、大坑、新城等地的两千多个贫苦农民，个个手持梭标、鸟铳、虎叉、大刀、土炮、锄头和棍棒，臂上套着红布条，从四面八方涌向桥头圩背的斧头山脑参加暴动大会。会上，暴动总指挥朱学玖和钟声楼分别讲了话。他们充分说明农民革命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向到会群众发出举行武装暴动的号召，响亮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三声号炮过后，暴动队伍立即向上宝进发，一路上人流滚滚，旌旗蔽天，暴动歌声响彻云霄：

我们大家来暴动，
消灭恶地主，农村大革命。
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
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
实现共产制，人类要大同！

.....

暴动队伍到了上宝后，把地主的土围子团团围住，连续攻打了三天。劣绅钟朝珍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以巨款贿赂，搬来了于都的一营白军和水头、银坑、马安及赣县七坊等地的靖卫团，气势汹汹地向暴动队伍反扑过来。大敌进逼，朱学玖和钟声楼果断地作出决定，马上率领暴动队伍掩护革命群众，迅速向兴国的江背洞和吉安的东固等地转移。敌人乘虚而入，在桥头附近几个村子共烧毁民房八百多间，杀害革命群众三十多

人。共产党员朱道本、吴华长生等掩护革命群众撤退后，隐蔽在桥头圩背石灰山的岩洞里，灭绝人性的白军，竟然在洞口焚烧砵糠和辣椒，用风车把烟灌进洞里，活活地把他们熏死在岩洞里。

靖卫团血洗桥头之后，土豪劣绅组织了武装巡夜队，四出清乡抓人，于北充满白色恐怖，革命党人不得不重又转入地下活动……

（二）

桥头暴动受挫，使党支部的同志们认识到要消灭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和消灭反革命的武装。这时，赣南特委肖韶同志，也深入到桥头附近的兴国庙坪、东村一带着手创立革命武装。在他的指导下，桥头党支部对转移到山上的暴动人员进行革命武装斗争教育，坚持在吉安的东西、兴国的小密、叶屋和于北一带，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斗争。并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收编了兴国的一支流氓武装，得到七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与此同时，又在兴国的江头上买来两支步枪。这样就成为一支拥有四十多人和十几支枪的战斗队伍。后来又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于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在桥头小石庵成立了赣南红十五纵队，由钟声楼任队长，朱学玖任政委。这支队伍成立后，经常在兴国、于都一带进行打土豪、筹款子和发动群众等工作。

一九二八年九月底（农历八月初四），红十五纵队得到情报说桥头圩上来了国民党的税警，带着四支枪。当天晚上，朱学玖和钟声楼把队伍从兴国江背洞拉回桥头，在一个山沟的小石庵里隐蔽下来。

第二天桥头逢圩日。游击队员们把枪藏在柴捆里，混在赶圩的人群中进了圩场。日头中顶时分，只见那几个税警个个喝得面红耳赤，酒气醺醺地从一家茶馆里走出来，有一个头头儿模样的人还东倒西歪地爬到戏台上，要向台下的群众训话。游击队员从戏台后面跳出来，一把夺过那人的枪，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台下的几个税警一见，跌跌撞撞就往圩门外面跑。可是，刚跑到圩门口，早就等在那里的游击队员们劈头便是一阵柴杠，把他们打翻在地，夺过了他们的枪，用绳子往他们手腋下一套，推推搡搡押到了圩坪上。

朱学玖走上戏台向群众讲了话，他一讲完，钟声楼马上叫大家排好队，开始分从地主钟宗彩商店里没收来的布。他说：“不要怕，有共产党和我们游击队给你们撑腰，大家都来领。这是物归原主，理所应当的啊！”听了他的话，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心里也踏实了。

当天下午，红十五纵队经过桥头村时，有个姓陈的老婆婆从家里拿出一支枪，双手交给朱学玖说：“今天圩上的事，我都亲眼看见啦！你们为穷人打天下少不了枪，你就把它带上，多打几个白狗子吧！这枪是我在山坡上捡的，在屋里已经藏了三年。”

这以后，红十五纵队在兴国一带先后攻打了江背洞、水沟子，没收了土豪邹老六的家产和四支枪。次月下旬，在坝子上又缴获了兴国靖卫团收粮团丁的二十多支枪，还在江头上抓住了大地主钟老槐，缴获了十三支枪。有了几十支枪，他们便回到银坑、平安一带打游击，开辟了于北游击根据地。上宝土豪钟朝珍慑于游击队的威力，便勾结上宝、马安、银坑一带的土豪劣绅，筹集了一笔巨款，又一次窜到县城贿请了一营白

军,配合银坑等地靖卫团,分头从上宝、古石坑、琵琶垅三路进犯,企图包围桥头革命根据地,逼向平安、银坑游击区。游击队获得消息后,由李骏领导的赤卫队配合红十五纵队,分路迎击敌人,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狼狈逃窜,缴获步枪六十余支。

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一九二八年八月间,在赣南特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以桥头为中心的中共于北特区委员会,直接领导于(都)、兴(国)、宁(都)边区人民进行武装斗争。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以桥头地下党员钟先桐为首的赤卫队在于兴边界礅脑正式改编为赣南红十六纵队,由钟先桐任队长,张文焕任政委。二月初,红二团(由第七、九纵队改编)和红十五、十六纵队在兴国东村会师。赣南特委在这里召开了三支武装中的党团员会议,决定把红十五、十六纵队合编为红四团。全团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十三两日,红二团、红四团分别抵达吉安东固,同毛委员率领的红四军会师,在东固的罗汉塘举行了会师大会。毛委员在会上表扬了红二、四团指战员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指示红二、四团战士必须遵守纪律,加强团结,努力学习军事和文化知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党的十大政纲”;明确规定了红二、四团的任务是保卫和建立永、于、宁、兴赤色政权。在革命武装的推动下,一九二九年二月间,于北人民在朱屋木油塘成立了以桥头为中心的于北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二九年四月间,毛委员率领红四军第一次来于都,亲手建立了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于都县赤卫大队;号召贫苦工农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地方武装,踊跃参加红军,用

武装推动土地革命，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并派红四军分兵下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帮助建立工农政权和地方武装。在红四军的协助指导下，于北区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八月间，又以地方赤卫队为骨干成立了赣南红军二十七纵队，共有一百多人。从此，于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党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坚持一村一屋的赤色根据地，开创了边生产边斗争，生产与斗争相结合的生动局面。当时的口号是：生产不忘作战，作战不忘生产。除老人小孩寄住在桥头附近的兴国大坑地方外，坚持在桥头的男女青壮年全部军事化，生产和战斗都是以连或排统一集体行动。农民下田生产，每人除带农具外，还带梭标、马刀等武器，并派人在高岗上放哨。白狗子出来骚扰时，就吹起号角，田里的农民马上放下生产工具，拿起武器同敌人搏斗。吓得靖卫团整天龟缩在上宝的土围子里，不敢抛头露面。

(三)

于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惧。一九三〇年春天，国民党军六十七团和六十八团，气势汹汹地从赣州窜到于都马安一带，准备对桥头根据地进行“围剿”。这时，红四军和红六军根据毛委员三月十八日在赣州城郊楼梯岭签发的第三号前委通告精神，分兵游击到兴国、于都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不久，他们得到敌人前来进犯的消息，立刻分析了敌我形势，依靠人民群众，运用“口袋战术”，诱敌深入，彻底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四月十八日天亮前，红四军和红六军隐蔽在桥头南北两面山头上。红四军还在通往银坑的饭甑嶺路口架上了仅有的两挺机枪。农民赤卫队和红二十七纵队两百余人集中在中部

的观音堂山上，准备正面迎击敌人。妇女儿童烧茶做饭准备慰劳红军，男人们组织了担架队，赤卫队员手持梭标、大刀，准备配合作战。

天刚拂晓，两团敌人和地方反动靖卫团杀气腾腾地从马安、银坑方面扑来。红军按兵不动，等待敌人钻入“口袋”。骄横愚蠢的白军长驱直入，一头冲进村里。这时，赤卫队在山上用土炮向山下射击，炸死了几个白狗子。等白狗子弄清山上全是手持鸟铳、土炮的赤卫队员时，便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向山头疯狂扑来。英勇机智的赤卫队员们故意在山石间边打边退，引诱敌人顺着“口袋”乖乖地往里深钻。敌人追至桥头中部石灰山的盆地时，赤卫队员们都一下子钻进了山清。敌人正在狐疑不决，突然两边山上杀声四起，枪声大作，子弹和手榴弹象冰雹一样铺天盖地倾泻下来。敌人晓得陷入了红军的包围圈，急忙调头向马安方向逃窜，但是红四军和红六军已从南北两翼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犹如“瓮中之鳖”，在英勇的红军和赤卫队的猛攻下，死的死，伤的伤，一些活着的走投无路，只好缴械投降。敌团长赶忙收拾残部仓皇逃命。红军和赤卫队乘胜追击。下午三点钟战斗结束后，桥头的妇女和儿童早已把茶饭送到山上，主动跑去打扫战场。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六百多名，俘虏三百多名，缴获步枪五百多支，迫击炮两门，机枪三挺半（有一挺只缴得枪座）。于北地区的儿童团员们编了一首歌谣说：

北斗星，亮晶晶，
桥头来了大红军，
饭甑叠上摆迷阵，
张开“口袋”等敌人。

赤卫队，大红军，
打得白军团团转，
军民团结唱新歌，
于北红了一片天。

从此，在以桥头为中心的于北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力量逐步壮大，工农革命政权日益巩固和发展，整个红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一九三〇年五月，上级决定在平安成立以桥头为中心的于北区苏维埃政府，下属桥头、樟木、平安三个乡；不久又发展到瑞林寨、银坑、曲洋、下坝等七个乡。各乡都建立了赤卫队、妇联会、少先队、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区乡苏还成立了“分田委员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查田分田，参军扩红运动。

一九三〇年六月，毛委员来到平安地区，视察了于北区后方保管处——竹篙寮石洞，赞扬平安地区人民革命热情很高；并指示于北特区委要加强党对赤卫队和游击队的领导，发展壮大革命武装，迅速消灭反动武装靖卫团，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根据毛委员的指示，于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在红三军的协助和配合下，先后攻破了银坑、平安、曲洋、马安、赣县的七坊等地的反动据点。到了一九三一年，整个于北地区就只剩下唯一的反动据点——上宝土围了。

（四）

上宝是从清朝咸丰年间以来，当地地主豪绅精心经营的一个封建堡垒。它建筑坚固，规模宏大，内有炮楼枪洞，外有水壕环绕，可以据险扼守。一九二八年桥头暴动之后，以钟楷瑞为首的靖卫团盘踞在这个土围子里面，把围墙加到三丈多高，

一丈多宽，还扎水壕挖深加宽。一九二八年冬到一九二九年，兴国、赣县等地的一部分靖卫团和本县水头、汾坑、马安、银坑等地的地主武装、土豪劣绅，纷纷逃到里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伺机反扑。到一九三〇年，盘踞在土围子里面的靖卫团共有一千三百多人，拥有八百多条枪；加上被他们威逼居住在内的群众不下万人之多。靖卫团匪首钟朝珍等还勾结敌军刘士毅的一个团的兵力作为外援。此外，还有于都逃亡在南昌的土豪劣绅们组织的所谓“于都旅省同乡会”为他们向蒋介石说话，多次派飞机运输粮食和枪弹救济上宝土围。

一九三一年七月上旬，于北地区的全体军民配合红三军第七师、第九师和兴国的地方武装，开始向上宝土围发动强大的攻势。为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战斗，于北特区要求各乡苏政府和各乡支部派出大批群众自带脚锥等工具，负责筑工事，挖战壕，抽调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四百八十名组织三个“破坏队”；命令驻浪坑的警卫连改驻黄坳等地，防止敌人向汾坑方面逃窜；命令曲洋特务连派两个班配合红军在里汾一带，准备阻击敌人的援兵；其余地方武装全部配合红军攻打土围。

就这样，于北区地方武装配合红军部队共六千人，把上宝土围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天天进行枪射炮击，严加封锁。围内的土豪劣绅们成天连夜地抽鸦片，团丁们心灰意懒，群众纷纷逃出土围。靖卫团匪首无法也无能指挥团丁回击，只好闭门自守。有时蒋介石的飞机窜来给他们空投物资，军民们就开枪猛击，吓得敌机把东西乱丢一气，空投的食盐等物资大部都为围外的军民获得。天长日久，敌人粮尽援绝。钟楷瑞强迫围里的地主豪绅们交出全部粮盐，那些爱钱如命的土豪劣绅死活不肯拔一毛，因而矛盾重重；加上围里人多，到处是粪便，臭气熏

天,疾病流行,死亡的人与日俱增。围外的军民们一方面加强武装攻击,一方面开展政治宣传,在夜静更深时,不断向围内喊话:“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要想活命,只有投降!”、“贫苦群众不要替地主豪绅送死卖命!”等。

慑于强大的政治攻势,围内人心更加涣散,士气更加低落,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匪首钟楷瑞眼见大势已去,命在旦夕,只得乖乖向红军求饶,约期投降。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黎明时分,钟楷瑞亲自打开围门倒旗投降,迎接红军和地方武装进入围内。那些正在睡梦中的地主恶霸及其帮凶走卒无一漏网,全部束手就擒。

这时,于北地区东到瑞金的瑞林寨,西到兴国的古龙岗、樟木山,北到宁都的赖村、牛颈等地都已全部赤化,从而打开了于都、兴国、宁都、瑞金等县的通道,把四县边界连成一片,成了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红色根据地。

根据毛委员《三封指示信》的精神,为了便于(都)、瑞(金)、宁(都)、石(城)、会(昌)、长(汀)六县连成一片,以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又考虑到于北区多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央决定将于都划分为两个县。以于北区为中心,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在银坑平安沙里坪成立了胜利县,隶属于江西省管辖。以后,县址又迁到银坑,正式成立了中共胜利县委和胜利县苏政府,管辖十一个区七十八个乡。嗣后不久划分为银坑、桥头、平安、马安、赖村、曲洋、车头、仙下、三贯、半迳和现兴国县属的龙岗、梅窖、江口、樟木山等十四个区,一百一十六个乡,该区域内共有十五万三千三百多人口。并先后派杨尚奎、严重、金维映(女)等同志担任县委书记。

第二十二纵队

王学伟

一九三〇年春天，正当红艳艳的杜鹃花满山盛开的时候，井冈山革命火种随着毛委员率领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的强劲东风，传播到了于都盘古山这个偏僻的山区。在地下党盘古山特委的领导下，盘古山的矿工们接二连三地组织起了几个秘密工会。山下附近的茶梓、乱石村等地的农民，也纷纷拿起梭镖、鸟铳、大刀，打起红旗，组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举行武装暴动。

四月上旬，赤卫队首次攻打黄沙地主武装，旗开得胜，共打死打伤敌人十余名，缴获单响枪一支、土炮四门、梭镖八十支，初步显示了农民暴动的威力。

可是，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黄沙的反动势力头子叶居椿、曾广文、古利泰等，连夜分头到小溪、上坪、禾丰等地，搬来了反动武装靖卫团一千多人和一百三十多支枪，窜到大垅坳河背、龙洞湾、栏坊树下许屋、围下圩一带进行报复，烧毁厅厦十八幢、民房五百多间，抢走和杀害农民十余人，把村民财产抢劫一空。地主豪绅张牙舞爪，扬言要把暴动的农民斩尽杀绝。

武装暴动受到挫折，革命人民惨遭杀害，被地主豪绅逼得无家可归的矿工和农民们，急得跺脚说：“要是手上有枪就好

了！”

大家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恨不得和靖卫团拼个你死我活。盘古山特委的负责人和地下党员钟永辉等急得心如火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委员率领红四军来到会昌县城的喜悦传到了盘古山，人们奔走相告，纷纷找到老钟他们，喜出望外地要求说：“有活路了！走，带我们找毛委员去！”

四月十八日傍晚，夕阳的余晖映红了整个山头。盘古山矿工和乱石等地的农民共三百余人，手持梭镖，身背鸟銃、大刀，在仁风村边的禾场上整装待发。但见人头攒动，红旗猎猎。看看人已到齐，老钟把手一挥，大声喊道：“同志们，找毛委员去，出发！”

翻过一道道山梁，淌过一条条溪河，人们忍受着饥饿，忘记了疲劳，终于在鸡叫三遍时分来到会昌城，找到了毛委员率领的红四军。亲人相见，分外高兴，又是欢呼，又是拥抱。这一夜，大家住在陈家祠里，兴奋得眼皮也没合一下。

第二天清晨，当旭日初升的时候，毛委员便派人来到了陈家祠，向大家问寒问暖，还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和军事。接着，毛委员又在孔圣殿亲自接见钟永辉等同志，听取关于盘古山区地下工作和山下农民暴动的情况汇报。当汇报到靖卫团烧毁乱石五百多间民房的时候，毛委员神色严肃地说：你们要很好关心群众，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要给反动派一点厉害看看，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接着又指出：你们要做组织工作，不要单是打仗。要组织苏维埃政府，要抓武装。

说到这里，毛委员点名批评当时的赣南特委书记丛允中。说他做了三年特委书记，脚不越雷池一步，就是不抓武装，就是不分田，工作没有发展。毛委员还语重心长地说：革命就是